

異聞總錄全

宋人著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黑
豆

黑
豆

黑
豆

黑
豆

黑
豆

黑
豆
黑
豆

異聞總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異聞總錄提要

凡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時代亦莫得而詳也據
林行可上官士平胡雨巖數則似屬元人然元代
事所載亦殊寥寥中如宋二帝北狩與黃翼之南
燼紀聞所述大略相同疑是書隨手剽剟取充卷
帙耳至神怪之語觸目皆是更不足怪蓋異聞而
顏曰總錄未嘗不名副其實也

異聞總錄卷之一

宋人著闕名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為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為盜所發。不見屍。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即佯為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叙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為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會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為牙媪引去。迫於饑餓。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貌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為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

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墮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以黑豆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童亦死。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鼓枃相望。風雪陰晦。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妻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閻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為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殴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癱卧。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蚩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因疇出納為欺。亦

即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殴攘禱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為日久。人神異路。懼不敢慢以為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謙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為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為之衰替云。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為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為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為兩椎剗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為三日。給三日。則改為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偽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

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為之。乃索紙以白礪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荷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閣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為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失去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滾滾可聽。又嘗為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欵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為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華英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鬚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於處。吾送之窓。乃迎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為灑淅。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堂語。

笑然其坐常玄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賈名謝字虞生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調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出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雖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灾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有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

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虧。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
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
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秦少游記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儀曹廨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
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
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姬榻旁而滅。呼姬起語之。姬曰。今日尚未明。婦
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於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為何人。珪以問守舍老
闔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謂鬼
畏桃花。其說戾矣。

江鳴玉說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潁之官。從行老兵張朝。為廐卒挈妻子在道。
幼女才七歲。夜展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外間流水甚清。
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為樂。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譖語極憂之。緊
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旦起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
竿測之。則如人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落鬼手中矣。

閣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日將暮有老嫗瘠而瘦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即注也將升階一老叟着白衣鬚髮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叱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死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嫗不為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密埋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歸為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噬歷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趁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日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纏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僨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僨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憊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加推

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
婢。同時疫。即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懲前事。欲掩免不備。乃從後門施
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淄州人田穀姪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
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娶其妹。兄亦
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於張故居。沒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
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
無婚姻。必欲與我共一壻。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
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為。非今嬪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
福。又曰。慶孫汝可上牀坐。叔翁者。田三姑之李父穀。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
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頃間。自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為姑來。姑生前有欲
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
不差。且燭立所養次子為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灑淚曰。我無
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

笑渴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祔於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塚次方寒雨淒零松風答響皆怖慄意廖復為憑張譙之曰必是野怪假托若真田三姑何為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請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為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為可怪也。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為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筆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真為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為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數入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竊故詣宜黃受償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諳偶婦忽乘夜攬衣求共被晁大喜未

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禱間餘血涴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晃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丈身荷兵。及者二十餘輩。意其寨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諒。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慄甚。不敢喘息。下牀欲走。門已為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為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嚴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窺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嚴問之。不肯言。初嚴常晤娼。妻不勝忿怒。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為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嚴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嚴向空中唾。

駕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憇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忽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畧無所覩。明日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遍索。則郴州某人家其女棺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庠後圃。有亭。素多祟過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至者。同齋戲張曰。若不畏鬼。寘琴於亭。暮請鼓之。諸人憑几以待。張

詣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卧。摸之自頂至踵。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矣。旦訪其父母。云半年病如癆瘍。亦疑其爲妖祟。遂取歸服重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嫗至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暮留嫗早行。旦起。擣藥。嫗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嫗曰。爾候於此。林月中顧。嫗入一塚而沒。怪之。登廟亭樓。閉戶。窺窗隙。見嫗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罵曰。三年爲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里人送歸。迨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諱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抵邑中高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不見。同行出門。戶扃鏑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欲聞官。士平同鄉儒戶李蒼山送歸。士平云。中夜恍惚間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門縫。至過渡處。方憶特來拜廟。且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拽之以渡。士平力挽以回。始覺為祟。遂誦玄帝呪。拽之遍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呪。何誤兩字。士平但誦不輟。未幾。聞鐘聲。三人才散去。

咸淳年間。傅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夜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錫漆盤盛糖餅二枚。供過殷懃。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嘗因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產。季猷怪莫曉。勤可言其故。季猷誠母泄密觀其變。是夕勤可飲茶訖。並盤留之。堅索始與。旦示主人。盤下有于字。莫知來故。餅則山田寺中所賣。詢之賣餅家。則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永之境。投宿敝寺。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難乞食。行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卧。僧誦偈云。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旦覺衣濕而冷。捲席乃知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年矣。夜供五齋。訝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弄。女迤邐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不能直遂耳。胡孰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真緣耶。女歛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